

## 論《珍珠舶》世情書寫中的社會性別關係

林偉淑

《珍珠舶》共六卷十八回，每卷三回演一個故事，收錄於《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sup>1</sup>。這是一部在明清之際記錄世情的通俗小說，大眾文化往往意味著菁英文化的缺席，而表現出庶民的生活方式，補充了上層菁英對於社會描寫的面向。

性別社會學關於對性別的討論，已從物質經濟意義轉向文化意義。性別展現的是複雜的意義符號，是社會化的過程：被扮演、被建構、也被規訓，或被規範在性別政治底下。定宜莊〈關於清代滿族婦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雖是對於新清史的討論，但筆者認同她指出的：「研究婦女史，嚴格說來是女性史、社會性別史，對於社會性別理論，也是應該予以關注並且作為一個研究視角來加以運用的。」<sup>2</sup>這樣的觀察角度，也適用在易代之際<sup>3</sup>—一個混亂且新秩序尚未建立之時，本文欲討論明末清初《珍珠舶》社會性別關係的書寫，以此梳理世情景象。

### 一、研究問題的思考

#### (一)明末清初的時間斷限

《珍珠舶》〈前言〉標示作者是鴛湖烟水散人：「六篇故事，情趣各異……在清初小說中，頗有似曾相識之感。所以學界有人疑此書非著《女才子書》、《美人書》之鴛湖烟水散人所著」(P413)至今仍作者未能確認，一般將《珍珠舶》標示為明末清初或清初作品。關於明末清初的時間指涉，陳鼓應將明清之際界定在明萬曆初年到康熙中期。萬曆中後期是明朝衰亡的開始，神宗皇帝數十年不問朝政，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109-2410-H-032-057-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審查委員以及所有不吝指正之專家學者，謹此致謝。

<sup>1</sup> 《珍珠舶》錄自：侯忠義等校點：《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叢書》第七卷(潘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1997年3月第4次印刷)。《珍珠舶》六篇作品多取材於明末清初江蘇、浙江一帶民間傳說，內容多是敘述市井社會的故事。

<sup>2</sup> <http://www.lxuezh.com/Qk/art/573867?dbcode=1&flag=2> (檢索日期：2021.7.10)。

<sup>3</sup> 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一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1年6月)，頁2。

與官吏們消極對峙。接下來的泰昌、天啟年間，閹黨當政，禍亂朝綱，直到康熙初年戰亂逐漸平定，社會才趨於穩定。而明清多數研究者將「明清之際」定為明萬曆初年到清康熙末年的一百年。

王德威指出：觀察世變之際個人主體如何營造、想像安身立命的分際。夾處其間，女性的立場尤為曖昧艱難。<sup>4</sup>晚明表現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的多樣性及複雜性，同時，晚明成為男性文學中心與女性文學書寫介入的重要交會時刻。而在此交會的時刻，除了菁英文學的表現，也可見在下層文人對於男性女性的描寫，二者有不同的敘述視角。

明清通俗文學中被整理的作品，或者不署作者名姓，或無法確認編寫者，他們或為文人或官吏，或可能遭逢罷黜或無法仕進，若從社會性別關係思考小說對於男性與女性的書寫立場及作品寄寓，則可補充並展現更庶民的社會面向。

## (二)女性研究

今日明清小說女性研究已相當豐富，包含女性類型研究、婦女史、經濟物質等文化研究。在女性類型與形象上的研究有：有林保淳《古典小說中的類型人物》<sup>5</sup>；衣若蘭《三姑六婆-明化婦女與社會的探索》；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貞節烈女與婦女的社會道德實踐連繫，貞節烈女在明代被高度重視。<sup>6</sup>

日本學者合山究言：「『女性』是論明清時代的社會文化時一定要涉及的重要核心問題。」<sup>7</sup>他說明：「明清社會文化結構的複雜與多樣，成功的顛覆了傳統中國女性受害者的形象。」<sup>8</sup>合山究提到一個重要的問題：「明清時代當中，特別是清代，到底是嚴格的道德主義時代？還是充斥著淫蕩之風的年代？」<sup>9</sup>同時，他指出：「嚴厲強調貞節乃明清時代的特徵，但此時卻同時出現了極度沈迷淫蕩的相反思潮；而成功地將貞節與淫蕩彼此對立、抗衡的力量呈現在一幅畫中的就是烈女傳。」<sup>10</sup>

<sup>4</sup> 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一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頁14。

<sup>5</sup> 林保淳：《古典小說中的類型人物》（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10月初版）。

<sup>6</sup>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出版委員會，1998年6月），頁346-349。

<sup>7</sup>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年12月初版），頁683。

<sup>8</sup> 蕭燕婉、菅原淳子，〈中譯導讀：合山究教授與劃時代意義的《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頁30。

<sup>9</sup> 合山究：《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頁238-239。

<sup>10</sup> 合山究：《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頁241。

盧建榮的《明清閨閣危機節烈與打造》則從清代乾隆《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之「閨烈部」載錄史條，討論兩宋-清順治-清康熙三個階段的貞女／節婦。討論明清婦女被記錄「節烈」事蹟的真實性、女性節烈的意圖、經濟社會背景。事實上，這些節烈傳主的文本都是男性代為發聲，女子就義前不屈於賊／寇／異族的叱喝吶喊，在場多沒有目擊者、翻譯者。因此，節烈文本書寫(以及由此展開的文化模式)是統治者的文化製造，是「男性菁英從事節烈書寫的量能所導致」<sup>11</sup>，旌表制度則加強了文化宣傳功效。<sup>12</sup>此外，明代已有貞烈廟的興建，在貞烈廟所在的城市形成一定的視聽傳播效應，這是「下層婦女感知，並進而仿效節烈的管道途徑」。<sup>13</sup>下層婦女，也就是日常生活裡的小傳統女性，她們身處在性別文化／社經地位雙重弱勢下。明清菁英或文人家庭的婦女屬於大傳統底下受女教規訓的女子，服從官方所制定的女誠女德的貞烈思想；至於下層婦女，則受到貞烈廟的視傳播所致的宗教崇拜，所以即使身處不同文化圈，也有相同的貞烈思想-但仍屬少數女子，下層女子多半受到自己的經濟生存條件，決定成為寡婦或貞節，以及在受辱時是否選擇死亡。<sup>14</sup>

此書討論了官方意識型態對於女性的操作，以及女子日常現實生活實踐的差異-這裡似乎回應了合山究提出的問題：「嚴厲強調貞節乃明清時代的特徵，但此時卻同時出現了極度沈迷淫蕩的相反思潮」-這是明清官方意識打造的集體形象，與日常現實生活中的婦女實情是有距離的，換言之，她們都存在。因此，類型化的女性：貞女、節婦、烈女、淫婦、妬悍婦、才女是共存於這個社會。

## 二、社會性別關係的意涵

李貞德在討論「性別史」時言，強調研究中國婦女史，不能不從「關係」的角度出發：

研究中國婦女史，很難不牽涉男性，過去單純以女性為對象，忽略了男人在

<sup>11</sup> 盧建榮：《明清閨閣危機節烈與打造》（臺北：暖暖書屋，2020年12月），頁189。

<sup>12</sup> (美)裴德生編：《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2021年4月第2次印刷），頁440：「清初統治者加大了向鄉村社會推廣儒學教化的力度，旌表節婦便是內中重要環節」。

<sup>13</sup> 盧建榮：《明清閨閣危機節烈與打造》，頁239。

<sup>14</sup> 盧建榮：《明清閨閣危機節烈與打造》，頁248。

後那隻仔細看就看得見的手，恐怕未能得實。<sup>15</sup>

父權社會底下的社會性別關係，展示了那個時代男性文人的立場。胡曉真指出，在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一書的廣角視野下，一部中國婦女史便是婦女受摧殘的歷史。<sup>16</sup>

在官方政策、知識份子議論、以及社會經濟等因素的配合下，盛清時期出現了與晚明截然不同的婦女評價標準。即以兩種女性的空間世界來代表晚明與盛清的婦女價值觀：一是青樓，一是閨閣。晚明的青樓名妓是文化的象徵，不但是男性菁英文化的匯集處，與名門閨秀也不乏親密的交流。但本書清楚地證明，青樓的地位在盛清時代已然陡降，青樓與閨閣涇渭分明，也不再處於文人文化的中心。閨秀以女兒／妻子／母親的身分佔據盛清的文化論述，打壓青樓的文化地位，以才德兼具的形象取青樓而代之。<sup>17</sup>

如果青樓與閨閣分別象徵晚明與盛清男性文人文化敘述，那麼盛清之前-明末清初的文人又如何看待女性？

賴毓芝、高彥頤、阮圓主編的《看見與觸碰性別》，此書雖談論近現代中國的藝術史，卻也指出：

新一代學者漸漸由建構女人的歷史，轉而著重在討論「性別」作為一種研究範疇的可能與潛力，開發其中所牽涉到生理性別(sex)與性態(sexuality)的緊張關係、能動性(agency)、主體性(subjectivity)、發聲權(voice)等各種跨學科與領域的新議題。換句話說，性別研究不再僅是書寫女人的歷史，而是一個以「性別」為範疇的提問與探究。<sup>18</sup>

對於女性或女性主義的研究，已從「婦女史」走到了「性別史」。晚近，在新清史的研究中，強調清代統治的滿洲特性，打破以中原為中心的區域觀念，讓非漢族群與邊陲地帶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這裡並不討論新清史與舊清史的政治議題，

<sup>15</sup> 李貞德主編：〈導言〉，《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7月初版），頁8。

<sup>16</sup> （美）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05年11月），頁5。

<sup>17</sup> （美）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頁10-11。

<sup>18</sup> 賴毓芝、高彥頤、阮圓主編：《看見與觸碰性別》（臺北：石頭出版社，2020年4月），頁5-6。

而是觀察新清史研究中對於女性的思考角度。當這些社會性別的研究者將視野投射到對中國歷史時，不再將婦女僅僅只看作是被壓迫的群體，脫離男女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轉向對社會性別的關注。他們強調婦女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強調女性並不完全是受男人壓迫的一方，而是與男人一樣的歷史主體，他們提出「賦歷史以性別」。將婦女的歷史、將社會性別研究納入研究範疇，並不意味著否認男人在歷史上的主體性。<sup>19</sup>在此，透過文本中男性與女性在家庭或社會中的位置，並思考其行為背後的意義。

### 三、父權社會思惟下的性別政治

《珍珠舶》仍從父權的角度處理性別政治底下的男性與女性的關係。<sup>20</sup>性別，「通常指的是依據性徵認同的界線來區分人們與社會實踐的社會過程」。<sup>21</sup>政治，「指的是一群人支配另一群人的權力結構關係和安排。」<sup>22</sup>性別政治，即傳統文化裡不斷討論的男性／女性、父權／被父權社會規範的女性，並控制及規範女性身體。

#### (一)文人的敘述視角下的女性附屬地位—夫債妻償、婢女為妾代主人報恩

傳統的父權下女性是男性的附屬，妻妾、婢女、奴僕皆然。如卷一：趙相鄰人蔣云看上趙相的妻子，用計取得趙相及其母親王氏的信任，二人結拜為兄弟。蔣云成功讓趙相遠行作生意，趙相將母親及妻子託給蔣云看顧，但蔣云和趙相母親王氏勾搭上。一日王氏與媳婦馮氏談起西廂故事，媳婦道「崔鶯是失節之婦」，王氏變色道：「男女之間，大欲存焉。」馮氏又信蔣云所言，丈夫遲歸是留戀娼妓，折虧本錢，回家不得，於是蔣云遂淫媾婆媳，益無忌憚。經過一番曲折，寡母王氏的錢財盡被蔣云騙走，趙相被蔣云構陷入監，王氏慍慍成疾而死。在獄中糧房外郎俠義相助下，終於使得趙云與馮氏團聚。而蔣云之妻巧姑因蔣云被縣官當堂杖斃，後淪為娼。多年來她已存得五十金之數，但必得百金方得贖身，偶遇至青

<sup>19</sup> 本文引自，定宜庄、歐立德：〈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  
<http://okplaymayday.blogspot.com/2014/08/21.html> (檢索期2021.7.12)

<sup>20</sup> 關於性別政治，參見，唐荷：《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新北市：揚智文化，2010年1月初版二刷)。  
及托莉·莫著，王奕婷譯：《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年9月2版)。

<sup>21</sup> Cris Beasley著，黃麗珍譯：《性別與性慾特質／關鍵理論與思想巨擘》(新北市：韋伯文化公司，2009年6月)，頁18。

<sup>22</sup> (美) Kate Millett 米利特著，宋文偉、張慧芝譯：《性政治》(新北市：桂冠圖書，2003年12月初版)，頁37。

樓的趙相，求趙云娶為妾，她對趙相訴說身世後：

趙相心下暗暗嗟呀，以為天理報應，果然半點不差。回家後說與馮氏，馮氏力勸贖取為妾……自此妻妾和順，並無半句說話。(P447)<sup>23</sup>

所謂「淫人妻子，妻子被淫」，就是天理報應，夫債妻償。可知，妻子／女性仍是丈夫／男性的附屬，馮氏力勸趙相贖取巧姑為妾，她是「有容有德」的女性。

卷二所敘，年幼時被金宣照顧的貧戶男孩王士標，多年後成了翰林學士，感念金宣任官時提攜周濟，因此**送婢女為**側室，使金宣得以有子嗣繼承煙火：

原來王士標現林翰林學士，為告終養回籍，是紹興山陰縣人，七歲喪父，日則肩販養母，夜借鄰燭讀書，弱冠業尚未成，因金宣提得以進學，又蒙周濟盤費十兩，科試到省。因此今認其為老恩師，送五百兩白金到金宣府，腴田八十畝，日日問安，又因金宣乏嗣，將一婢女玉蘭送為側室，生下一男名為晚馨。晚馨十歲游庠，十七中進士，初授荊州。(P471-472)

主家將婢女許給恩人以作為回報，除了婢女是主家財產外，也因女性身體更大的功能是用來繁衍後代，而最終的成就是有子中進士、仕宦，光耀門楣。

## (二)女性的自我規訓

女子的婦德、婦言是維繫女子名譽、家庭和諧的重要因素。卷六：古柏庵當家和尚證空，性格聰明，熟習經典談鋒敏捷。證空與朗照女尼私通，是因：「朗照見證空為一標致和尚，故做出許多妖嬈模樣。」(P554)這裡暗示因女尼朗照「作出妖嬈模樣」，有失婦德，更失佛門弟子戒律，是女尼朗照勾引了證空和尚。

後被黃在茲發現兩人奸情，證空逃往嘉興。證空被一女子陸氏吸引，陸氏與丈夫趙誠甫成親六年女兒方周歲，越誠甫一年有六個月外出作生意。證空見陸氏有姿色，日日在陸氏家門口念佛，四鄰以為他是苦志修行的人，因此有三十家人，一家一日輪流供養他。對於陸氏的描寫是：「倒有五六分姿色。只是生性輕浮，多言多笑。」(P560)可見良家婦女不可多言愛笑，因未能謹慎自持，孟浪輕浮，有失婦德，果然與證空成了奸夫淫婦。

隔著十餘鄰的鄰居丘大，年將四十未娶妻，見陸氏美貌，常懷不軌之意。一日丘大候至夜靜，陸氏出來關門時攔腰一抱，陸氏高聲叫喊。兩邊鄰舍都起身出來，丘大被陸氏扭住不放。鄰人俱憤憤不平，罵丘大沒有王法，但一位婦人苦勸

<sup>23</sup> 本文引《珍珠舶》原文，頁碼皆標於文末，後不再注出處。

陸氏：

趙家娘娘，我便與你貼壁鄰居，那一個不曉得，你是拳頭上立得起人，臂膊上放得過馬的。想是丘大官吃酒醉了，所以冒犯了你，你只索息怒，饒恕了他。萬一聲張起來，必要到官審問。一則娘娘也要出頭露臉，二則外人不知，認道奸情勾當，帶累趙官人面上不好意思。老身只要沒，所以苦口相勸。娘娘若肯依允，我叫丘大磕頭賠禮。(P561)

眾人也跟著勸，果然趙誠甫回來，無人提及。丘大想侵犯陸氏，鄰人一片叫罵丘大聲，出來苦勸陸氏饒恕丘大的竟是一名婦人。她說，若到官審問，不僅自己拋頭露面，還丟了丈夫臉面。她對於丘大的想像是：「想是吃酒醉了」，對於男性淫行，輕輕放過，受害者女性卻被檢討，甚至輿論還可能視其與男人有奸情勾當。可知，父權社會規訓女性，執行者亦是女性。因此，女性不但要自我規訓，還要含垢忍辱，不失卻男人顏面才是擁有婦德的女子。

### (三) 男性陽剛的表現-絕淫婦

卷六的證空與陸氏有染，兩人私奔，終於被丘大及趙誠甫找到。知縣判打證空二十板，又問趙誠甫：

「你這陸氏要嗎？」趙誠甫叩頭道：「他已隨著證空六載，小人情願另娶，決不要這淫婦了。」知縣點頭道：「你雖經紀小民，倒也是個漢子。」遂命皂役，將陸氏去衣，重責二十板，著趙誠甫具領回去，聽憑變賣。(P575) 是淫婦，情願另娶清白女子。男人三妻四妾是財力、生殖力的表現，而女子則不同。果斷拒絕失節女子，即展現男性的魄力。如同布爾迪厄在《男性統治》說明：

男性氣概既被理解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會的能力，也被理解為戰爭或施暴的能力(尤其在報復中)但男子氣概首先是一種責任。男人與女人相反，女人的名譽基本上是消極的，只能得到維護或失去，女人的美德依次是貞潔和忠實。<sup>24</sup>

不論古今中外女性的責任是在於維持自己的貞潔，忠誠於父權社會男性統治。同時，陸氏如物品，由趙男領回任其處分，聽其變賣，類似的記載實錄-官府的處置，

<sup>24</sup>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男性統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73。

在地方官的司法卷宗和縣衙門的訴訟記中頗多，事實上是「近乎戲劇化地呈現了清代寄居社會中男女兩性承受的壓力和面臨的機遇」<sup>25</sup>，趙男與陸氏的性別社會關係，即是傳統的性別政治，男性統治並管理女性。

#### 四、強化男性情感的同時也弱化了男性

自《金瓶梅》開始弱化男性的書寫已展開，<sup>26</sup>但我們反顧這些被弱化的男性，是否因其更見陰柔特質，或相較於傳統男性書寫，這些男子對於情愛的表達更為細膩。

##### (一)陰陽顛倒-女子為陽妻，男子為冥夫

六朝志怪、唐傳奇至《聊齋》裡的冥婚，多是男子在陽間娶了冥妻，這裡也是男女／陽陰的延伸。成為冥妻的女性是為了有夫家才能上供桌，有人可祭拜。冥妻在民間故事裡是要助益夫君，足見女子在陽或在冥，都作為男性之輔。

在卷三：因海難死去的阿喜與婢女海棠早已私訂終身，阿喜在一連串情節安排後，成為冥界之神主管黃相公廟，他仍堅持娶陽間的海棠。他聽聞海棠將被婚配：「近聞許嫁張姓，可為我致囑藏生，心須回絕，以待我到任之後，選期婚配。設或不從，則奇禍立至，詎惟張姓罹殃，此女命亦難保，那時休得怪我。」(P491)雖是冥府之神統禦一方，然而阿喜對海棠的情感甚堅。終於，二人成了陰陽夫妻。次日，海棠起身，被問以夜來之事，海棠道：「比著人間合卺之禮，一一相同。他來睡時，亦與生人無異，但嫌肢體太冷耳。」「自此便當曉去夜來，且待十年後，另作商量。」(P495-496)

這裡特別的是男性為冥，女性在陽，就傳統陰陽觀念來看，陰為弱，陽為盛，如此反轉冥婚陰陽，強化了男性情感，但也弱化了男性。小說家並非要改寫女性權力或顛倒陰陽，不過表現易代之際社會紛亂，以及男女情感的可能性。然而，如此還是翻轉了女性類型鬼妻身份。

##### (二)情義與名節的抉擇

千里尋妻，波折重重，以下二則，都是找到妻子或未婚妻後，願意夫妻團圓

<sup>25</sup> (美)裴德生編：《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年(上卷)》，頁466。

<sup>26</sup> (美)黃衛總，張蘊爽譯：《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敘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頁133，這裡說明了：「自《金瓶梅》面世以後，許多以男女情欲為主題的小說，特別是在那些可以明辨出是受到《金瓶梅》直接影響的作品中，男主人公們都呈現出一個漸進而明顯的『陽衰』或『男性去勢化』趨勢……男性去勢化在《金瓶梅》後二十回的男主人公陳經濟這一形象上已初露端倪。」



更甚於在意女子是否已失節於他人。

前文已提到卷一的趙相，終於在周青霞相助之下得以平冤，知縣問趙相：「汝妻業已身辱名毀，可即斷開？還要完聚？」趙相泫然泣下道：「小的家事已盡，母氏又死，舉目無親，乞賜完聚罷。」(P446)趙相選擇夫妻完聚，這符合亂世裡，市井男女珍惜此在的當下，而不是受道德名節的羈絆。明末清初小說的世情表現，女子名節不是唯一選擇的標準，還有現實裡的情義以及他們自己的人生。

另一則是卷四：此卷故事情節相當豐富曲折，杜仙珮痴情，在禮與欲之間躊躇，有一忠婢彩燕相伴，彩燕甚至任起紅娘工作。謝生愛慕杜小姐，終於得到佳人以身相許，又因種種因素分離。後流賊攻陷湖廣，大行皇帝縊於煤山，謝賓又擔心杜仙珮安危，千里尋妻，故反向北行。經過重重險阻，因少年、義士、神禽相助，終於得見。然而杜仙珮已為嚴將軍所擄成為侍妾。謝賓又求見後道：「近聞杜氏歸在將軍帳下，一則為年家誼重，一則為伉儷情深，所以星夜前來，輒敢冒昧瑣瀆。竊料將軍，坐鎮一方，豈乏金釵十二。望將此女慨賜完璧，庶樂昌之鏡得圓。而圖報將軍，諒有日矣。」(P522-523)嚴公實擁金釵二十多人。

將軍慨然讓夫妻相認，並贈衣飾約有千金，當晚兩人向嚴公謝別下船。各把愁懷細數。杜仙珮言：「不料闖賊既去，妾即為嚴將軍所獲，含羞忍辱，每不欲生。為聞嚴公提兵南下，帶妾從征，所以覲顏苟活，冀與郎君一面。」(P523-524)女子苟活只為再見夫君一面，丈夫亦情真意切回應。在亂世裡都以再見對方為活下去的心念，明末的貞節和情愛是兩條並存的軸線，市井男女的選擇更顯真實，這使男性形象不在陽剛父權，而是充滿情愛與溫暖。

## 五、靠近人性的真實樣貌-「真」的生命情調與日常想像

書寫社會真實樣貌、女性姿態或日常時，逐漸以靠近女性的角度／人性真實樣貌書寫。

### (一)情義與欲望

卷五的牡丹花神為了使自己能飛升遠舉，需要男子真元，故夜裡相就，夜夜相會，男歡女愛。不僅男子滿足欲望，花神也得到自己所需。然而，牡丹花神是懂得報恩且有情義，還成就了東方生婚事。牡丹花神又擔心因自己假冒瓊芳，致使東方生和瓊芳婚後兩人失和，特來告知東方生真相：

實不相瞞，妾乃牡丹花之神也。若不得男子真元，則難以飛升遠舉。幸遇郎君，聰明秀質，駐駕園中。妾遂變作瓊芳，夜深相就，幸沾雨露。欲報無由，

故特遍處搜尋那玉燕釵一只，使郎今日得諧姻好，則妾足以報郎德矣。然不說明，惟恐合卺之後，夫婦猜疑。故乘之良夜，與郎一會。今而後，郎若再要會妾，只在年年三月盡頭，牡丹盛吐之際，月皎無風，將著玉如意輕輕叩花三下，則妾至矣。(P550)

有意思的是，在文末，東方生已知一切事實，仍想和牡丹花神再續西樓之夢，花神拒絕，因草木與人殊異，如今塵緣已斷，唯年年暮春花盡時，得以扣花求見。如此，仍看到東方生傳統男性的欲望形象，更為接近人性實相。

## (二)裸身與屎尿日常

自《金瓶梅》開始，屎尿書寫已不陌生。<sup>27</sup>在《中國古代珍稀本》中的《照世杯》，更是寫出底層百姓以屎尿致富，既荒謬又真實的形象。<sup>28</sup>通俗小說的書寫是直樸且接近市井百態。

《珍珠舶》卷六：證空與朗照同衾共枕，一連三夜，第四日早起，證空去如廁忘了鎖門，黃在茲要討烟吃闖進房內，見面牆而臥的赤裸女尼以為是證空：「便把帳子揭開，向那雪白屁股上打一拳道：『日出三丈，還是這般好睡嗎？』朗照則以為是證空，轉身笑道：『你若不撒尿，這些時也還睡哩。』」(P555)黃在茲因此得知兩人奸情。二人粗鄙的對話，卻是真實人生的可能圖像。

卷一：在趙相離家後，蔣云與趙相母親王氏已暗通款曲，蔣云一心想勾搭的是趙相的妻子馮氏。一日，他潛步入馮氏房，馮氏正在小解：「原來馮氏為著小便要緊，進得房門，開了便桶的蓋兒，朝內就坐。及至撒完了尿，抓起那肥肥嫩嫩的屁股，拈紙揩抹。不提防蔣云站在背後，看了好不動火，連步向前，攔腰抱住。」(P432)終於兩人也雲雨交歡，不避日常的屎尿書寫，是通俗文學裡最為庶民的、粗俗的人生面向。這部份在明末清初的世情小中仍可繼續考察。

<sup>27</sup> 筆者考察《金瓶梅》性別政治底下對於女性身體的文化凝視，梳理《金瓶梅》對於身體感知—觀看、窺視、潛聽、噁心與快感的討論。透過細寫身體的感官知覺，討論西門慶與女性們、男寵的關係，這些家庭生活瑣碎的日常，是西門慶家興起與崩壞的軌跡。飲尿、吞精的鹹膩感，成就一種極醜陋且噁心的荒誕美學。參見，林偉淑：《《金瓶梅》女性身體書寫的敘事意義》(臺北：學生書局，2017年2月)。

<sup>28</sup> 《照世杯》既現實又荒誕的世情書寫，突顯了庶民百姓的真實現象：急欲脫貧者倚冀致富的貪婪、詐欺騙局，或者以慳吝攢下財富的手段。《照世杯》透過屎尿、精液等身體排泄物的展演，激發讀者的閱讀想像，在荒謬中透顯真實，表現了清初既現實又荒誕的世情敘事。參見，林偉淑：〈現實又荒誕的世情書寫——《照世杯》感官與排泄物的身體書寫〉(長崎，《東亞漢學研究》2020年特別號)，2020年12月)，頁221-230。

### (三)理解人性之真實

前文曾言，卷六證空與朗照有染後，證空逃奔他鄉，後來又與趙誠甫之妻陸氏私奔。知縣後來命皂役將陸氏去衣重責二十板，後趙誠甫領著陸氏回到湖州，即有一後生貪愛陸氏美貌，央媒討去，趙誠甫則另娶女子，從此只在家裡做些生意過活。文末是這樣說的：「只因趙誠甫沒有主意，留著小艾妻房在家，並無一人照管，竟自經旬累月，出外為客，以致做出這樣事來，也罪不得陸氏一個。」(P576)對於丈夫遠行經年累月作生意以致妻子出軌，小說作者認為錯並不只在陸氏一人，這對於女性欲望與情愛已有較為客觀的評判，是從性別社會關係中來看待兩人所處的地位，已非從父權社會的貞節道德來評價女性。

### 五、結語

本文討論《珍珠舶》世情書寫裡的社會性別關係，我們可以看到明代士大夫家訓族規強調女教，不論是女德或節烈婦的思想，在晚明已逐漸鬆動。官方意識型態要求的貞節女德，直至承平治世，女子才又被統治政權推回貞烈的名號底下。<sup>29</sup>因此，「明清鼎革之際成為考察中國社會性別關係所關注的關鍵時期。」<sup>30</sup>

明末清初的世情小說，如《牡丹亭》、〈會真記〉、《蕉帕記》等欲望情愛男女、仙狐故事都入篇中，滋養了小說的通俗性並加強了人物對於情愛欲望的渴望，這也表示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控制已有所鬆動。同時，在明清紛亂的時局中，人性的真實面被彰顯，男性情感的表達逐漸被強化，在此同時也弱化了男性陽剛形象，因而加強了女性主體的存在書寫，這就不難理解何以明末清初會出現《醒世姻緣傳》這樣家暴虐夫的惡女書寫的章回小說。

透過梳理文本中社會性別關係，可以看到明末清初-在晚明與盛清之中-底層文人的描寫，特別是對於女性的書寫，不再是極端的女性形象-妬悍婦、淫女／貞烈婦、才女。而是在光譜的中間較為真實的人性書寫，將男性與女性共存於歷史的軸線中，既不倚男權，也不偏向女性，而是展現更為真實的個人身體、情感及欲望的展示，以及家庭及市井的生活細節，當然因此也更趨近於粗鄙的社會實相，如若能有更多明清之際世情小說文本的梳理，必能更清楚展現明末清初獨特的世情景象，這也是對研究者自我的期許。

<sup>29</sup> (美)裴德生編：《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年(上卷)》，頁429：「另一方面，外族入侵帶來的暴行和奸淫，社會各界對預示著王朝危機的世風衰頹所作撻伐，在新朝建立後，又有可能將女性大幅度推回原有的生活秩序，甚或創新話語對之加以稱頌或強化，從而引發反對女性在公共領域上拋頭露面的倒行逆施。」

<sup>30</sup> (美)裴德生編：《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年(上卷)》，頁429。